

三國志

吳

冊七

吳

志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

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

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

奇節好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

賊胡王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

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

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

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

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帝靈

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

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

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

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

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

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

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日

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

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

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

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

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

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

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

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僞具以狀聞上拜堅別

部司馬續漢書曰僞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

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僞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僞

亦陰備焉關東兵起董卓議移都僞輒止卓卓雖憚僞

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僞被召卓雖憚僞

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僕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

其可也何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遷都非計臣

君陳之何也僞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

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有所急臣之所宜也僞曰相

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僞曰相

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相攻劫質天子不能屈朝廷

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不能屈朝廷

性剛卒發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

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

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

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卽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

以官曹文書必循治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

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

進諫堅答曰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

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數日張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

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

能揚言當先殺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

毅檄移堅當說殺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

勒兵襲叡戰勞苦所得賞不足遣問欲何為堅前部

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

之知君何罪堅曰以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

孫府君何罪堅曰以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

我何罪堅曰以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

吳志卷一三中華書局聚

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

記客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記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網紀網紀曰堅鄰郡二千石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不綱紀調發客遂不與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

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進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

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病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客言病困欲以兵付客客聞之心

利其卒然而起按劍罵客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客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見

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

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宜言

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入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

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

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

無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堅移屯梁東大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

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

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

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

於垂成也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

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

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

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

西入

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

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如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

艾曰虜精且戰有略百姓以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

如虜精且戰有略百姓以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

死如李郭汜不為在笑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

司馬所見與果如孤自策臺可以此耳艾曰孤都鄉侯堅以佐軍

在旦夕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兒果語溫自克

兒曹用必還羌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斷其運道

金城使上章以二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

時又安有兵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其

使然討先零叛羌以為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孤又

上城孤語張溫引所將兵為臺慎作後溫不聽孤時

敗諸將皆知孤之無能為也惟孫堅西征小戢頗能用入當

有太牢堅軍城南入甄官井得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奔紐左五龍散掌一角缺初黃門
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交右分龍上掌璽者以投井
中夫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
堅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
從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孫皓送金璽
六枚上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孫皓送金璽
曰天皇帝之璽此六帝行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之不
璽者乃漢高祖所得六璽之數安符漢宮傳說乎應氏漢
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符漢宮傳說乎應氏漢
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說乎應氏漢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加二字為錯秘寶輝耀
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二字為錯秘寶輝耀
益彰蓋不亦誣乎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說俱惑
謂之偽亦誣乎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說俱惑
居注天子以金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不吳時無能
玉故天子以金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不吳時無能
送璽者送天子璽今以無所為難不通其義人遺耳臣不可
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所為難不通其義人遺耳臣不可
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
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
史欲以非國華之數要非常人之所蓄孫皓之果然以傳
子孫縱以非國華之數要非常人之所蓄孫皓之果然以傳

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

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

有罪而况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

斯物哉紹遣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數曰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

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

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

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

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

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

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

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

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

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

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

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

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

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

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策權翊匡墓曰高陵志

吳志卷一六一中華書局聚

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備所表為佐軍留家著

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

結分好義同斷金勸堅薨還葬曲阿己乃渡江居江

都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

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

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客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

下擾攘英雄備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

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

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

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恥為朝廷外

藩君以為略策曰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決之於君何得不紘慮啓告副策其高山之望若微泣

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

橫流顏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
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
職則荆揚可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
會則荆揚可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
巨輔漢室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方今世
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方今世
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策以老母弱弟
委付於君策契無復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
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盟結好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
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
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
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
陽太守賢從伯舅得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
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
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
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